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五辑

绣杏花

明烟荷包

短篇小說卷

蒙古文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五辑

绣杏花的烟荷包

短篇小说卷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 选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绣杏花的烟荷包 /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2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7-5063-9867-1

I. ①绣… II. ①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0335 号

绣杏花的烟荷包

编 者: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组委会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蒙文题字: 艺如乐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67-1

定 价: 4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白玉刚

副主任：周纯杰 吴义勤 宫秉祥

王金喜 张 宇 巴特尔

黄宾堂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乌云格日勒 乌兰图雅（常务）

统 筹：陈晓帆 赵朝霞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绣杏花的烟荷包 001

敖德斯尔 著 斯琴高娃 译

吃肉的机井 013

哈斯巴拉 著 海风 译

夏 日 023

乌·苏木雅 著 照日格图 译

敕格乐高地 035

玛·扎拉丰嘎 著 春华 译

沉默的官布 059

色登道尔吉 著 韩淑梅 译

永恒的朱日和 071

钢普日布 著 清·格日勒图 译

皑皑白雪 093

巴图孟克 著 照日格图 译

棕骠马 [103]

色仁维扎布 著 乌云高娃 译

欲圆的月亮 [129]

特·布和 著 莫德格 译

白骨岩 [143]

嘎·希儒嘉措 著 那顺德力格尔 译

天 河 [161]

魏巴特尔 著 魏巴特尔 译

三天的牧羊人 [203]

江木尔 著 韩淑梅 译

草地孤碑 [213]

巴日哈斯巴迪 著 席·照日格图 译

爱·笛子·花瓶 [253]

伊·秀兰 著 赵朝霞 译

山岩的传说 [279]

贺·乌力吉巴雅尔 著 策·布仁巴雅尔 译

绣杏花的烟荷包



敖德斯尔 著

斯琴高娃 译



敖德斯尔

蒙古族，1924年生于赤峰巴林右旗。1948年开始蒙汉双语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文艺理论以及话剧、歌剧、电影文学剧本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共三十本，蒙、汉文共计八百余万字。



斯琴高娃

蒙古族，1933年生于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理事。从小爱好文学，与丈夫共同创作了《骑兵之歌》等长、中、短篇小说，蒙译汉作品有《新春曲》《老车夫》《含泪的笑声》《风，在草原上吹过》等，其中《小钢苏和》《骑兵之歌》等多次获奖。

杏花开了，又谢了。

一朵粉红色的花落在我的袖口上，乍一看那形态、那颜色似熟悉，又像是个模糊的痕迹。这朵花，忽然在我人生长河中泛起一连串回忆的涟漪。往事如烟，已飘散去不少。那荷包的颜色已记不清了，可绣荷包的人，却异常清晰地从我心底浮现出来。

那是个我家乡的牧民常常掖在腰带上的烟荷包。记得我的那个烟荷包上绣着一朵盛开的桂丽森花^①，花绣得并不精致，但是她拿自己的心绣的。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渐渐疏远、淡忘，不知什么时候，我却把它丢了，当然把她也忘了。现在，这偶然落在身上的一朵花，把一连串时而喜悦时而忧伤的首尾不相衔的岁月连接起来了。

我管她叫桂丽森嫂。她比我大三岁，年轻的时候，她很秀气，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一双打动人心的黑眼睛和嘴角一对深深的酒窝。但她和一般漂亮女人不同，在她那清秀的容貌中有一种粗犷、热烈，近乎刚强的力量，这就是她的个性。

① 桂丽森花：蒙文音译，杏花。

桂丽森嫂嫁到我们浩特^①达赉哥家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淘气的十五六岁的孩子。那次热闹非凡的婚礼，眼花缭乱的宾客，头上蒙着红头巾的新媳妇，激起了我多么大的好奇心啊！后来，犍牛一般结实的达赉哥在去草原牧民称为母亲的额吉渚尔盐池拉盐的路上，突然得急病死了。噩耗传来的那天晚上，达赉哥的母亲和桂丽森嫂的哭声，揪人心肺，连我都感到了撕扯般的痛楚。

达赉哥留下了两个女孩，大的三岁，小的才一岁。

后来，听浩特里的人们说，达赉哥去世一周年后，桂丽森嫂的娘家人曾来接她回去，可她终因扔不下孤身一人的婆婆而留了下来。

就这样，她情愿用她那纤弱的身板支撑起一个有老有小的毡包，刚过二十岁就开始了人类生活中最难熬的寡妇生涯。

游牧民族的生活条件是很苦的，如果没了男人，就意味着苦上加苦，那看不到尽头的凄苦日子，渡不完的难关，干不完的繁重劳动，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付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才行。没有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想象不出它的凄苦和磨难有多么深重。我看见她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干活儿，心里很可怜她，我也常常看见她门前的马桩上拴着各种各样的马，可是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帮她干活儿。

开始，尽管生活的担子那么沉重，却还没有很快就把桂丽森嫂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双肩压弯，也没有能压抑住她活泼开朗的天性。每当春暖花开，或秋风吹拂的季节，全浩特的人每天都听见桂丽森嫂那圆润而悲哀的歌声。她是我们那一带最有名的歌手，无论谁家嫁姑娘娶媳妇都缺不了她。

那时的我，正处在朦朦胧胧寻找爱的阶段。开头，我只是喜欢听她的歌声。那歌声，有时能唤起我的莫名的冲动和莫名的烦恼，有时又带给我青春时代的芬芳和无尽的遐想。后来不知是什

① 浩特：蒙文音译，一户牧人家。

么时候，我开始怀着一种说不清的情感去关注她的生活了。每当我拖着套马杆放牧的时候，或者早晚牵着马去河边饮马的时候，我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向浩特东头的一顶篱笆围墙的蒙古包望去。那时候，桂丽森嫂头上的红头巾，就像熄不灭的一团火一样，起早贪黑，不停地飞蹿在绿色的草地、静静的河流和尘土飞扬的畜群中间。

我每天都想看见她，想和她说话，把心中对她的喜爱，用眼睛表达给她。可是她总是忙碌着，没空注意到我。我偶尔进她家蒙古包的时候，她总是在篱笆小院里里外外团团转着，伺候着她的几头犹如儿女一样的羊羔和牛犊。有时饭菜都凉了，也顾不得进来吃喝。她那年老多病的婆婆总是坐在图力嘎^①西边那张沾满粪土的牛皮上，不是哄孩子，就是闭眼念玛尼经^②，从来不出门，也不说话。

秋分以后的一个天高云淡的下午，阳光照彻了金色大地，清凉的秋风吹拂着河岸上的芦苇。我饮完马群回来的路上，远远地望见一个小小的红点，在一辆拉青草的牛车旁忽隐忽现。啊！那不是可怜的桂丽森嫂一个人在那里拉草吗？这时，我似乎闻到了开放在草原上的野菊的芳香。我立刻调转马头，向那个野百合一般的小小的红点驰去。

桂丽森嫂把牛车停在晒干的草垛旁，刚刚装完一车草，正在满头大汗地拽着捆绳，想把装得高高的草捆得更结实些。我来到牛车旁，先把马绊在离草垛较远的地方，去帮她拽紧捆绳，拴得结结实实。

“到底是男子汉有力气呀！”

桂丽森嫂拿腰带的一头擦着红通通的脸，笑着说。她那好看的大眼睛，在强烈的阳光下眯成了一条缝，一排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

① 图力嘎：蒙文音译，烧火的铁架。

② 玛尼经：藏经的一种。

我见她打了那么多青草，心里很佩服，又有点心疼，不由自主地拿自己的前襟，向她扇着风，说：“桂丽森嫂，你真能干！一个妇道人家打了这么多草，又是一个人装车，一个人拉，也够辛苦的啦。”

“唉！有啥办法呢，”她亲切地瞟了我一眼，继续擦着汗，低下头说，“养活一家老小真不容易呀！”

看着她那被风吹日晒而变得越来越粗糙的脸和满身尘土草屑，我心里好难受。这时，在心灵深处隐藏了很久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强烈的感情涌上了心头。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下猛扑过去，不顾一切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别……别这样……”她轻轻地推着我，带点羞愧的目光移向别处。紧接着，一种轻微的踌躇闪过她的脸。这时，她那俊秀脸上的一对深深的酒窝，显得更好看了。亮晶晶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左右看了之后，把宽宽的前额贴在我的脸上。

我顿时心情紧张而又有点迷惘，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使我更紧地抱住了她，疯狂地亲吻她那烧得红通通脸蛋的时候，她紧张地呼吸着，把眼一闭，伸出双臂搂住了我的脖子。

.....

从那次以后，我的整个心思都飞进了桂丽森嫂的毡包，有事没事总爱往她家跑，当然有时也帮帮她的忙，更多的时候都是因为需要她。

大约过了几个月，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我来到桂丽森嫂家。那四面透风的破毡包里那么冷，就跟外面差不多。可是，她把自己结婚时候穿来的唯一的好皮袄盖在她婆婆和小女儿身上，自己却蜷曲着单薄的身子，冻得浑身发抖。她钻进我那冬天下夜的马倌穿的宽大的皮袄里，紧紧地抱着我，告诉我：“我怀孕啦。”

“啊！那……那怎么办？”我慌了。

“到时候就生呗，有啥别的办法。”她没有一点抱怨的语气，那么平静而坦然。

“又多了一张嘴，这对你来说，是个多大的负担啊！”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感到意外。我语无伦次地叨咕着，想着她本来就累得喘不过气来的生活将又增加新的负担，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

桂丽森嫂似乎觉察到了我沉重的心情，沉默了好一阵，说：“没什么，哪个女人不生孩子！老佛爷让我受着，我就得受着，你别替我操心了，天不早啦，睡一会儿吧。”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时间，我参军离开了家乡。临走前的一个傍晚，我在河边饮马的时候，头上戴着红头巾、身穿深蓝色长袍的桂丽森嫂挑着水桶，迈着飞快的步子向河边走来。我已经意识到桂丽森嫂这几天时刻都在注视着我。临别时应该和她打个招呼，也算是告别吧。所以尽管我的马早已喝足了水，但我仍在磨蹭着、等待着。她来到河边放下水桶和扁担，掏出一个拳头大的小包，塞进我手里，问：“啥时候走？”

“后天。”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

我打开小包一看，是个绣着杏花的烟荷包，里面还装着一袋旱烟。我知道，蒙古族妇女往往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深情。我用颤抖的手捧着它，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

“这两天我心里难受，老是睡不好……”她看着那烟荷包说，“羊油灯下，连针尖都看不见，绣得挺难看，可是我……”突然间，她的眼圈红了，两滴亮晶晶的泪水顺着她的脸滚下来。

我僵立着，不知所措，同时又感到羞愧难当。对着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颗真心，我只觉得胸口被什么冲击着，猛烈疾跳，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我借着枣红马的阴影，把双手放在她肩上，轻轻地抚摸着。

她抬起头：“祝你平安！”

然后她挑起水桶，脚步沉重地离去，去得踉踉跄跄，很不稳当。

我手里握着那烟荷包，伫立了很久很久。

革命的狂风暴雨的年代，对一个刚刚远离家乡和亲人的骑兵战士来说，烟荷包寄托着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感情。我把这绣花的烟荷包珍藏在日夜不离身的子弹袋里，单独执行任务或一个人站岗放哨的时候，常常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思绪会飘回故乡，回到她的身边。

如果不是经过了那么漫长而坎坷的岁月，后来当了干部，娶妻生子，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也许会永远保留着那个绣着美丽的杏花的、绣着深厚感情的烟荷包。但是我终究把它给丢失了。我一再升迁，并且总是调动，工作一直很繁忙，说不清从什么时候，那烟荷包和绣它的人终于从我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过了好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回老家探亲。回到故乡，冷不丁儿想起了桂丽森嫂，于是想去看她，不管怎样，过去还有过那么一段。

当我打听到那微微歪斜的、换成柳条围墙的蒙古包就是她家后，不知为什么，却又有点局促不安。在包前停立了一会儿，还是鼓足勇气，轻轻地叫了一声：“看狗。”

从蒙古包里走出一个穿戴破旧的妇女。看见我，站住了。最初的一刹那，我怀疑自己找错了人家！站在我眼前的这个中年妇女，无论从肤色、体形、服装到气质，哪方面都找不到一点当年那吸引过我的桂丽森嫂的影子。

她掩饰着激动，扯动着僵在嘴角的微笑，语无伦次地说：“哟！是丹毕……快进来，快进来。听说你回家来啦……啥时候回来的？”

是她！还是原来那清亮的嗓音。可是那一对好看的酒窝已经

拉长了，变成了两道深深的沟纹。

“一走就是十多年，老不回家来。”她边看狗，边把我领进蒙古包里。

“坐！北边坐！你还是原样，比过去白了，也胖了。”

她渐渐恢复了平静。我的到来，使她憔悴的脸顿时容光焕发。她热情地忙碌着，为我熬茶。

我看着包门口站成一排、衣衫褴褛的孩子，问：“这么多孩子，都是你的吗？”

她点点头，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儿拉到自己身边，亲昵地抚摸着他灰扑扑的脑袋，意味深长地笑：“你看，我这儿子多帅！你还记得吧？……他是你走的第二年春天生的。”

我怎么不记得呢？我仔细端详着长相仍有熟悉之处的那个男孩，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情在涌动。

她拿出几块奶豆腐，分给每个孩子一块，孩子们一哄而散。

“这孩子多像你呀！我给他起名叫阿木古郎^①，祝福他阿爸不管走到哪儿，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平安无事。这不是，你平平安安地回来啦！”

我愧疚地低声说：“我……我已经成家了，还有两个孩子。”

她温和地抬起头，看着我说：“我听说啦！男人们都是这样。”

她的话虽然平静、温和，却像针一样扎得我心里疼灼起来。

在她出去拿烧火的干牛粪的工夫，我才敢抬起头仔细看看她的家：包内空空荡荡，一贫如洗。除了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些锅碗瓢盆之类杂物外，只有几件单衣和皮衣整齐地叠在哈那^②底下，连个毡褥子都没有，那贫困是显而易见的。草原上的寡妇真的太苦了！

① 阿木古郎：蒙文音译，平安。

② 哈那：蒙古包毡壁的木质支架。